

年

卷

期

13

17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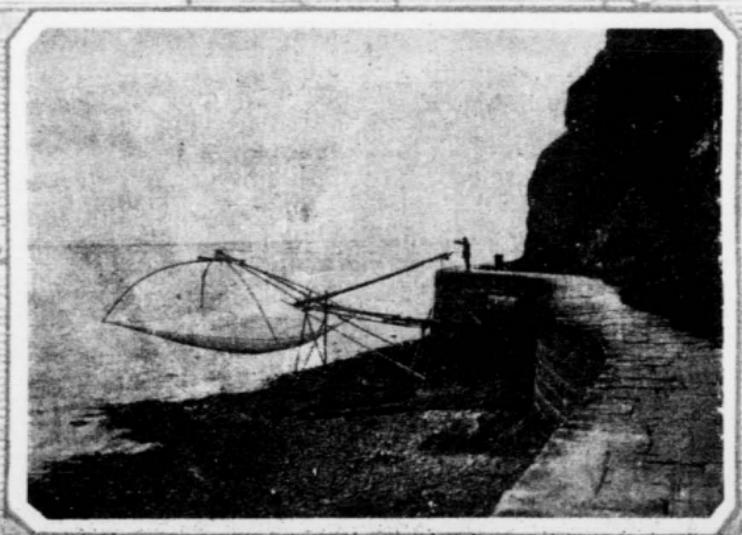
第

小說世界

期七十第 卷三十第
(號三七一第)

THE STORY WORLD

Vol. XIII No. 17 (173) April 23, 1926



日三十二月四年五十國民

行發社界世說小海上

◁ 書 醫 西 中 ▷

診斷學	上册 四元 下册 五元
臨診祕典	一册 三元五角
內科全書	二册 各三元五角
病理總論	三册 四元
外科總論	一册 三元五角
實用外科手術	一册 二元
解剖學提綱	一册 二元
病理解剖學	各論 二册 三元五角
傳染病全書	每篇 一元

(一) 赤痢篇 (二) 寒傷篇

實用細菌學	一册 一元五角
藥理學	二册 各二元
法醫學	一册 三元五角
脈經	四部叢刊 影元本 二册 棉料紙二元 料半紙一元
陳修園醫書	五十種 廿八册 三元五角
醫宗金鑑	二十册 二元五角
幼科推拿祕書	一册 二角
增訂驗方新編	一册 一元五角
增廣本草綱目	二十册 二元五角

(尚有多種不及備列)

版 出 館 書 印 務 商



編者的報告

唐小圃先生託徵求第一卷第十一期、第四卷第十三期之小說世界、各一冊。如讀者肯以見讓。請卽寄至本社。謹備相當之文具。以爲酬報。(後至者原書寄還。)

第十期之報告中。鷓鴣二字。其鷓字誤刊鸚字。特此更正。

本社現擬徵求各學校遊藝會之紀事。歡迎投稿。如有照片尤佳。

胡寄塵啓事。鄙人除作文、教書、讀書外。其他社會上一切事件。概未預聞。卽藝術界如戲劇、影戲等。亦無關係。諸君幸勿因同名而發生誤會。

小說世界 第十三卷 第十七期 目錄

封面	插圖
象山	荷叢一鷺鷥(彩色) 海濱別墅(小說插圖) 帆(攝影名作)

文字

編者的報告

編者

愛情尺牘

包天笑

微笑……………黃葉

金蜜月……………胡哲謀
蘇兆龍

龍王考……………胡懷琛

幾個民間詩人(二)……………編者

巧對錄……………秋山

敲詩小記……………編者

勞苦世界(長篇小說)(續)……………伍光建

白 補

海濱之晚(小詩)

金縷曲(詞)

浣溪紗(詞)

清初之物價

仿製之墨銀

水宋火宋

臨江仙(詞)



一 個 完 備 孩 兒

此兒從前面黃肌瘦日見沉重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始獲治愈
 浙江嘉善縣南貨總董陳淮珍先生來書述及此藥片係小兒之靈藥也請觀其原函錄左
 云鄙人第三子至四月間起胃不消化飲食少進面黃肌瘦日見沉重請醫服藥苦無效驗



幸遇中西藥房主人王君勸服貴藥局出品之自己藥片鄙人即向該藥房購藥一瓶依法服之三天之後其病即化烏有飲食增進日見強健也嬰孩自己藥片乃是韋廉士醫生特製之靈藥專治小兒胃弱不化大便閉結肚痛腹瀉嘔吐發熱

出牙各症痰厥驚風傷風咳嗽蛔蟲等患皆可療治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嬰孩自己藥片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收用郵票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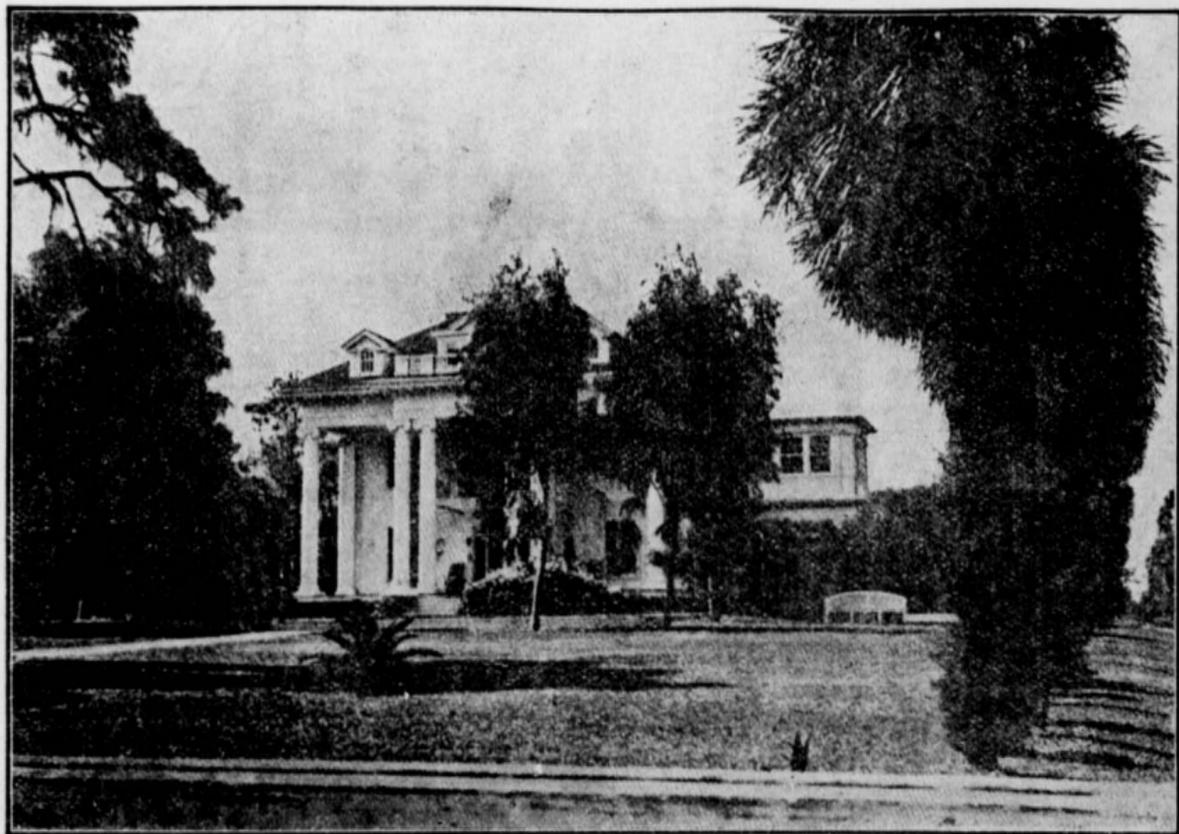
畫意寓

鸞鷺一叢荷 (題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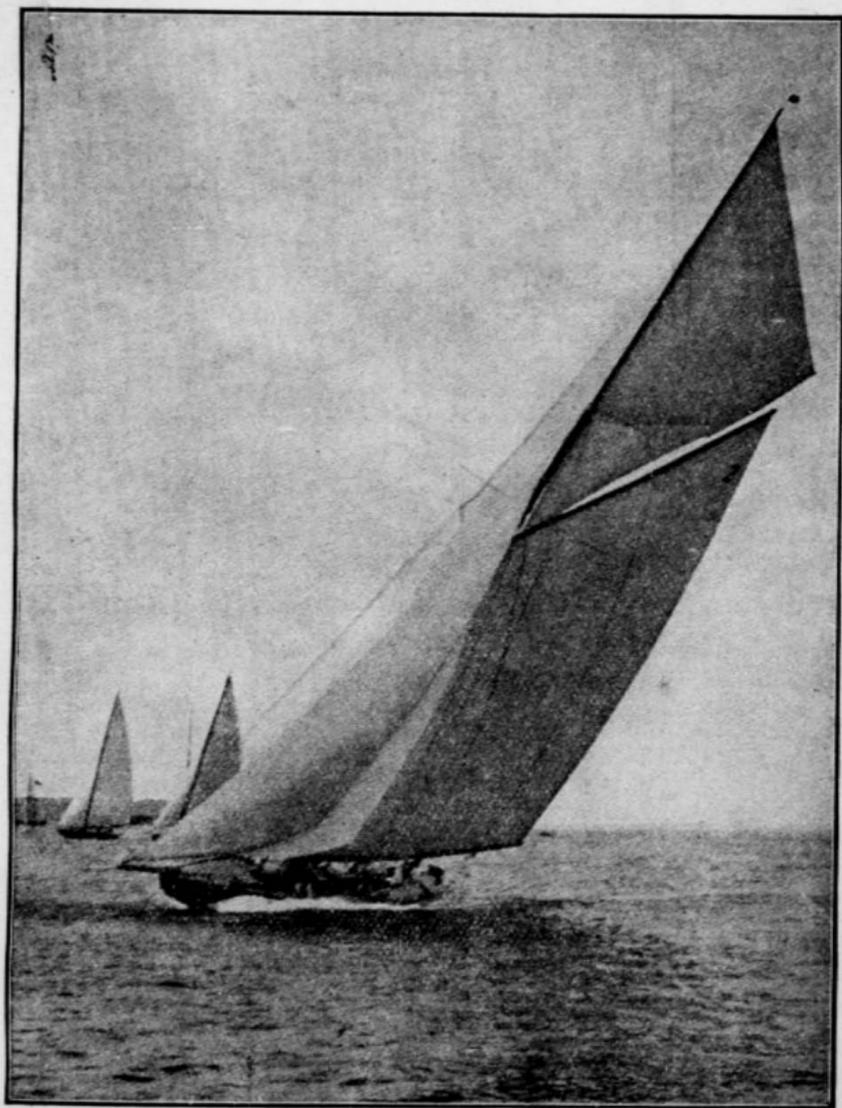
思奴喻從何 (題寓)

思相的家奴解了能裏那 (意譯話白)

海濱別墅



本期金蜜月小說中插圖之一



帆(西)洋攝影名作



愛情尺牘

天笑

當章淑貞朦朧地醒來時。把手中一卷書。拋在他銀紅葛的被面上。牀頭一盞綠罩的電燈。正在昏倦的發光。再瞧瞧梳妝檯上一隻翡翠石的小時鐘。已經打過三點鐘了。家中任何人。都在黑甜鄉裏。小婢秋英。拳縮如林間凍雀一般。時時發出鼾聲。又時時被自己的鼾聲所驚覺。張着兩個大圓眼睛。張皇四顧。見沒有人驚醒他。不到一分鐘。又發出他不能自制的鼾聲了。有時把額角觸在鏡屏上。砰的一聲。他以為是被主人家。擊了一下。發出嚶嚶的泣聲。淑貞罵道。打瞌睡把人家的鏡子也要撞破了。還哭些什麼。秋英見不是主人打他。帶着淚痕。不覺自己便笑起來。便搭訕着道。奶奶。幾點鐘了。淑貞道。你的眼睛沒有睡瞎。你自己瞧吧。秋英細細的把長髮針數了一數。說道呀。已是三點零九分了。

淑貞道。秋英。今天少爺只怕又不回來了。你瀉了一杯茶來。你自去睡吧。等他回來時。我再喚你。秋英聽了這句話時。好似無期徒刑的罪犯。得着了赦書。瀉了一杯茶。又故意俄延一分鐘。站了一回兒。便到後房去睡了。淑貞因為剛纔朦朧了。有兩個鐘頭。現在醒了以後。倒一時睡不着了。便把剛纔拋在襖面上的一本書。書名喚做「鵲娘哀史」的。重復把睡魔所剪斷的一葉上看下去。看了一二葉。便把這書丟在枕旁。自己歎了一回氣。又把書中人和自己的身世比較。默默的想。這一點像我。這一點不像我。什麼紅顏薄命。美人憔悴。古人的話是不差的。有時看一回。又流一回淚。

章淑貞合着書。又自己不住的冥想。想做這部小說的人。必是一個才子。他怎麼能知道女子的種種苦趣。他的筆下又如此的哀豔。他的文章真個是如泣如訴。如怨如慕。無怪聽說有一位狀元公的女兒。拋棄了自己的門第富貴。願嫁一個貧窮的小說家。才子佳人。只要能居住在一處。各種身外之物。都可以犧牲。無怪有一部哀情小說書。銷了幾千萬部。凡是青年女子。都讀得爛熟。風雪花月。蝴蝶鴛鴦。也不過尋常容易見的東西。怎麼一入了才人的筆下。便分外生色。

章淑貞又想。聽說做那些哀情小說的人。也是現代的人。並不是古代的人。我有一位表兄。名字喚做

張鴛魂。他也有這種筆墨。常常投稿到各處出版的雜誌裏去。我見他做過好幾篇。他們本來要和吾家訂婚的。因為母親嫌他們家裏窮。沒有成功。此刻鴛魂已經娶了夫人。兒女成行了。我想我可以給他通通信。請教請教他做小說的方法。我要是學會了做小說。我可以寫出我自己的身世。自己的憂愁。自己的憤鬱。發洩我自己的牢騷。我即使自己不能印行。我送給書局裏或是雜誌上去發表。我也不要他們的稿費。我只爲自己寫照。

章淑貞正在神思飛越的當兒。只聽得一陣扶梯聲響。接連着又是開房門聲音。衝破了他的思想。便是他丈夫回來了。淑貞便問今天怎麼回來的這般遲。他丈夫也不立刻回答他。把自己的手表看了一眼。又把梳裝檯上的石鐘。看了一眼。卻說這鐘快了十分鐘。淑貞又問。可要喫稀飯嗎。如要喫稀飯。我去喚起秋英來。旋開電氣爐子。只怕茶也冷了。要喝茶嗎。他丈夫搖着頭。說都不要。怒匆匆的便向梳裝檯旁邊一張沙發椅上一坐。把頭上的帽子。向梳裝檯上一擱。只劃上火柴。吸他的香烟。淑貞是看慣了的。知道他丈夫今天是很不高興。不是輸了錢。便是受了詐的氣。往往的回到家裏。就發脾氣。嚇得不敢和他多說話。只從帳子縫裏。偷眼兒觀看他。見他用兩手捧着臉兒。似有垂頭失意

之狀。猛然立起來。把茶壺一呼。重重的在桌子上一放。淑貞連忙說道。怕不熱了吧。我起來弄一點開水可好。他丈夫道。不要了。你睡你的吧。仍舊回到那沙發上。淑貞想喚他來睡。又不敢出聲。停了一會兒。忍不住了。便悄悄的喚道。不睡做什麼。他丈夫也便自解衣就寢。剛坐到牀上去。就摸着這本淑貞所寶貴的那小說。鵲娘哀史。他發怒道。又是什麼撈什子的壞東西。小說。握在手中。向牀外一擲。這書直飛到了沿窗口。很平靜的臥在沿窗一個桌子底下。淑貞知道拋去這本書。便是衝突的導火線。他噤不發聲。他丈夫見挑戰不成。便也瞢騰睡去了。淑貞卻是輾轉不能睡熟。且又暗暗的流了一回淚。原來章淑貞的丈夫楊玉生。雖是一位少年執袴。卻也在當地的機關裏。有一個很高的職業。自從娶了他夫人以後。不到一年。夫婦間的意見就不大對。楊玉生尤其反對他夫人那種似是而非的文學。吟風弄月的那種態度。常常在妝奩鏡臺之側。檢到了那種斷章殘句的詩詞稿。堆砌着香豔的詞句。楊玉生雖然從來沒有研究過那種東西。然而約略也看得懂。便問他道。我給你想。你到了我家裏來。也沒有什麼不稱心的地方。你做的詩中。什麼悲啊。愁啊。心事啊。淚痕啊。到底是爲的什麼。章淑貞道。做詩的人。自然總有一個寄託。你那裏知道。楊玉生道。總要有了感觸。然後有寄託。我雖然蠢。但是那

些字面。我還看得懂。章淑貞好像他的抒情和感想。可與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他丈夫是門外漢。不懂得風雅事。

最近楊玉生在外面戀着一位女明星。這位電影女明星。喚做陳曼仙。卻是新寡。本來有許多女明星。身入交際之場。把他的丈夫。好似私生子一般。不願意教人知道。或者他的丈夫。仰給餘瀝於他的明星夫人手中的。尤其是把丈夫視同奴厮一般。再不然。也有把丈夫作爲後備兵的。種種情形。不一而足。如今陳曼仙有一個丈夫。總多出一個問題。好在已經死了。便少去一層障礙。楊玉生極戀着這位陳曼仙。陳曼仙的待楊玉生也不錯。二人就因戀愛問題而達到婚姻問題。可是在這進行前途間。卻有一條深深壕溝。做了他們的障礙。

原來陳曼仙從前也是一個女學生。自從和前夫結婚以後。雖然很不滿意。可是夫婦的名義已定。至於和楊玉生發生戀愛關係。卻是一種祕密行動。倘然要實行同居。當然要辦好離婚手續。方始允卻糾葛。現在陳曼仙的丈夫。已經等不及陳曼仙辦離婚手續。棄此美麗之妻而長逝了。這總算是一個最知趣的丈夫了。可是陳曼仙就要想到對方如何。我是沒有拘束的人了。你卻是怎樣。陳曼仙第一

個宗旨。就是不做人家的妾。要光明正大的正式結婚。這是人生一輩子的事。不安現在兩口子說得很好。到後來中道見捐。

這一個問題。可就把楊玉生難住了。他家中現在有一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正式夫人。這裏要再娶一個夫人。其勢有所不能。況且陳曼仙說到這話。當然第二位夫人不做。自在意中。但是陳曼仙的話。也說到如此而止。就是不做妾。要正式結婚。至於你怎樣的和夫人離婚不離婚。他卻不能出諸口。總之從前我和你要好的時候。我有丈夫。你有夫人。原不能談到婚嫁問題。如今我的丈夫死了。我已成爲自由的身體。我當然終要有一個依託的人。或者你不能澈底解決的。我們兩人只得忍痛離開。尋求我的第二生命。說着。便灑淚不已。

這種說話。說得楊玉生走頭無路。陳曼仙卻又安慰他道。我問過一位法律家了。照中國法律。孀婦改嫁。須守過一年。現在那個死鬼。已經死去半年了。我還要守過半年後。纔能嫁人。我在這半年裏。總等候你的辦法。仍和你守在一起。請你在這半年裏安排好了。外面倘有人瞎三話四。我可以請律師在報上登一個告白。杜人口實。你倘然真正愛我。是個有良心的人。當然有個永久的辦法。我是一心一

意的等着你了。

楊玉生想到根本辦法。自然和他夫人離婚。但是離婚須有條件。單單是意見不合。不成一個條件。而我願離。他不願離。又是一個困難問題。父母面前也說不出。雖然父母總是袒護兒子的。但是父母面前。也要有一句話。也要遮遮世人的面子。楊玉生因此天天耽心。爲着這件事。回到家中。就沒有好臉面。只是想尋事扳差頭。可憐章淑貞那裏知道他的丈夫。包藏了這個禍心。還是看他那哀史豔史一類的小說。還是謔他紅顏薄命的一類詩。而且近來還和他的表兄張鴛魂常常通信。請教他那做小說的法子。其實章淑貞寫幾行達意的信。也還可以寫。無奈他近來醉心於那種詞藻體的文字。到書店裏去買了那種香豔尺牘等等作爲參考書。以爲寫信時獼祭之用。

有一天。章淑貞回到母家去了。楊玉生這一天因爲是個禮拜日。不到那個機關裏去。又知道陳曼仙今天約了小姊妹。遊玩半淞園。他在家裏一個人正是無聊。便走近章淑貞平日寫字的一個桌子。那正中一個抽斗。向來是鎖的。今天卻沒有鎖。被楊玉生一拉就拉開了。裏面也無非是幾部鶻娘哀史一類的小說。其餘就是他平日所習練的字。也有小楷。也有草書。再向裏面。卻是一隻紫檀小匣子。楊

玉生想這個小匣子裏是什麼東西。一向我不會開出來看過。因爲他這個抽斗是鎖的。今天卻有機會看一看了。也不知道裏面有什麼祕密。他開出來一看。都是那些楊玉生所最討厭不要看的東西。你道裏面是什麼。有許多是章淑貞自命不凡的詩稿。也有的是恭楷寫就的。也有僅僅是一個草稿。詩稿底下。卻有幾封信。有一兩封是他兄弟寫來的。還有兩封是他的表兄張鴛魂寫來。楊玉生覺得這兩封信有些特別。便急忙的抽出來看。從頭至尾的看了一遍。不過談論做小說的法子。並沒說到別種事。他看了一封。再看第二封。先看信面。卻是從揚州寄來。原來這位張鴛魂先生。已經就館到揚州去了。這信中還附着幾首詩。卻是章淑貞的筆跡。寄向他表兄。請他筆削的。

楊玉生看到那裏。已經懶怠看下去了。忽然見一張折疊的紙。露出『哥哥』兩字。他想起淑貞是沒有哥哥的。這哥哥兩字。從何而來。連忙把那張紙攤開來一看。卻是一張信稿。上寫道。

哥哥愛鑒。昨奉 朶雲。迴環三復。琬琰成章。愛難釋手。真乃一字一淚。一針一血也。敬維

芝標如舊。玉體勝常。妹蒲柳輕姿。釵裙弱質。身非翠鳳。心有靈犀。惟飲泣於花前。自憐薄命。常

低吟於月下。偏是愁人吾

哥哥以廊廟之長才。作林泉之小隱。雄心不已。當思萬里鵬程。壯志未成。豈得半生螻屈。何敢以兒女情癡。遂使英雄氣短耶。妹遇人不淑。有志難伸。倘皇天不負苦心人。或可作今生之鶴鯨。卽石上未注借老籍。亦當爲來世之鴛鴦。縱使人言藉藉。付諸悠悠。終教魂夢依依。長此耿耿。敬頌

文社。

妹淑檢衽

楊玉生把這封信看了又看。因想他爲甚的寫這一封信。這是一輩子的把柄咧。做了人家的妻。卻和別人家寫情書。這還不能算是一個極重要的離婚條件嗎。這封信上。有一個可靠的證據。有一個不可靠的證據。可靠的證據。就是他自己具着一個名。雖然只有一個淑字。但是這一個淑字。也就穀的了。不可靠的證據呢。就是哥哥之上。空着兩個字。到底是什麼人呢。誰和楊玉生在這反覆展視之下。卻被他想出一條惡計來。他見章淑貞有一張請張鴛鴦改詩的紙上。有「鴛鴦表兄指正」字樣。是章淑貞的親筆。他想摹仿兩個字是很容易的。他那時便把這信開頭哥哥兩字的空白之上。用那信紙映在這詩稿上面。似小孩子映寫書法一般。映出這鴛鴦兩字來。就成了一個章淑貞犯罪的完全證據。

本來楊玉生的父母。還不肯允從兒子的離婚。如今有了這證據。也不能不答應了。便是法律家。已說這一個證據。足以構成離婚條件了。章淑貞的父母。本來是懦弱的。勢力不及楊玉生的父母。并且也疑心既沒有和人家有曖昧行爲。爲甚的寫那種駢四儷六的情書。狃於家醜不可外揚的一種舊習慣。也承受了離婚條件。只是章淑貞卻是極口呼冤。辯訴和張鴛魂是毫無關係。而且張鴛魂遠在揚州。去了已有半年之久了。但是楊玉生與章淑貞。一離不可復合。徐待着陳曼仙的守寡。過了一年以後。便彰明較著的正式結婚。

據章淑貞的自述。他生平最喜歡看那種香豔小說。一卷在握。愛不忍釋。上一個月裏。又買了一部愛情尺牘。這愛情尺牘裏。有許多信札。在章淑貞的主觀看起來。覺得哀感頑豔。非常可愛。因爲裏面一封封信尾的署名。是一個淑字。和他的名字相同。他就把這封信鈔錄一通。端端正正的和練習小楷一般。自己還非常得意。以爲一個字也沒有鈔差。所以安放在這個紫檀匣子裏。誰知那一紙鈔來的信稿。卻成了離婚的證物。成就了他丈夫的願望。撮合了別一對的戀愛夫婦。

如今章淑貞被丈夫所遺棄而離婚了。他住在母家。卻還是終日看他的豔史哀史之類。他想怎能自己做一部哀情小說。寫寫他胸中的牢騷。庶幾不負知書識字。飽看了這幾年豔史哀史一場。他也不恨這愛情尺牘陷害了他。還是摹仿着那種文字。

(完)

(留)

海濱之晚

(趙吟秋)

微風吹散了流雲，

一碧晴空如洗；

疎疎的幾盞漁燈，

似流螢映在水裏。

我坐在海岸的堤上，

遙看着天上的明月；

海潮兒激盪的微音，

靜夜中彷彿人哭。

一片兩片孤帆，

浮泛在海天深處；

他們那無限的長征，

是否向光明之路？

我想那舟中的旅客，

既入了萬頃煙波，

爲什麼不在那兒居住？

反匆匆回到人間，

不辭勞苦！

我想那清圓的月裏，

定許有仙娥歌舞；

惜彩虹不爲我成橋，

不能凌風飛度！

聽汽笛聲，

警破我心頭幻夢；

呆呆地一任風吹，

誰知我情懷萬種！

師 導 之 曲 度

集成曲譜 三十二冊

連史紙二十八元
毛邊紙二十二元

王君君九劉君鳳叔研究崑曲久
有心得是編選劇四百餘折凡分
四集小眼賓白一一詳載鑼段笛
色無不注明古婁俞粟廬先生序
稱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賓白完
全排場明晰便於梨園搬演雅俗
咸宜

中樂尋源 一冊八角

本書係童斐君著分上下編上編
述中國音樂源流及其他關於中
國音樂的一切理論下編選簡短
高雅的歌譜敘述明白極便自修

元 曲 選 四十八冊

連史紙十六元
寶連紙十二元

詞曲爲金元兩代絕作傳於今者
以明臧晉叔元曲選爲大觀傳本
絕少原書非百餘金不能得本館
藏初印有圖本每回少則二幅多
至四幅情態逼真今據以影印當
爲愛古家所驚賞

度曲須知 四冊八角

爲穆藕初先生家藏珍本近年先
生聯合同志提倡崑曲蘇杭京漢
各地皆有風發雲湧之勢茲承先
生將是書付本館影印公諸同好
海內騷人得此以爲審音顧曲之
助庶幾考訂古律不至消亡也已

行 印 館 書 印 務 商

雪膚玉肌容色好

是用棕欖香皂後之效果

棕欖香皂係合棕果橄欖二油而成有清潔而兼
保養皮膚之功能其香味亦極自然無人不愛

各處大藥房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啓



美製



微笑

黃葉

他近來不大出門，尤其是這幾天以來，竟然一步都不高興走動，一天到晚，兀自睡在牀上打盹。難得他走下牀來，喫一點東西，或者喝一點茶水；但也靠在沙發椅上，時時的閉上眼皮，像在養神似的現出「我倦欲眠」的樣子來。有時就在沙發椅上睡着了。聽了他呼呼地鼾聲，很平均而紆徐；腮上也時時地展着圓渦，露着一絲絲地微笑，似乎睡的非常地甜適！

他老是這樣地好睡，一點都不覺得厭，醒來的時候，很少很少。就是醒了過來，也是眼睛半開半閉地像沒有睡足的樣子，一點精彩都沒有。神思也似恹恹恍恍地什麼都不起勁。和他講話，他也很

不高興似的眼望着別處，一句話都不回答。要是他的眼珠微微地動一動，能够擡起眼來，向你瞅一下子，已算是回答你的表示。非得他有什麼緊要的需求，簡直難得開口；但就開口了，也只簡單地說幾句，即閉口不言。倘然你要趁此機會，和他多說幾句；或者有不瞭解的地方，多問了一二句，他便不耐煩起來，眼睛一睜，像要發怒的樣子！再不然，你雖在絮絮地問長問短，他卻已呼呼地睡了過去。就使他不是真個睡去；但他儘裝着睡去的一般，再也不來理睬你。只要你說話一停止，他非但不醒過來，反而真個睡着了。腮上卻又時時漾着圓渦，露着很沉靜的微笑！

平均計算起來，他的每天的睡眠時間，竟要佔越到二十個點鐘以上。其餘不到四個鐘點的時候，像是清醒的樣子；但也消失在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的催眠狀態中，所以也可說是沒有完全清醒過。他家裏的人，見他這個樣子，誰也替他擔憂，怕的是他害了什麼怪病，幾次要替他請個醫生來診斷一下；但他幾次的表示拒絕。他家裏的人，終覺放心不下，便偷偷地瞞過了他，請了一個很有本領的醫生來，覷着他熟睡的當兒，輕輕地引了醫生進去。那知醫生的手指，剛觸到他的手腕上面，他已醒了過來；反把那醫生的手腕，緊緊地握住了，擦了擦眼睛，向那醫生微笑地瞧着。那醫生倒給他嚇

了一跳，托在左手裏的一隻錶，險些兒掉在地上。

他好像呆了一呆，有些不好意思的樣子！他把那醫生的手腕放鬆了，從牀上坐了起來，重新向那醫生瞅了一眼，他才明白過來。他就跳下牀來，哈哈大笑！他家裏的人，好久不見他這樣地揚聲大笑；倒給他笑得一個個的呆呆地發怔。他笑了一陣，即伸直了臂腕，走到那醫生的面前，笑着說：

「你是醫生嗎？很好！就請你給我診斷一下。不過你得老老實實說，我究竟有病沒有？」

他家裏的人，忽然見他這樣地說，越發詫異起來。當然的本來是一個有說有笑的快活人，忽然一變而為沉默好睡的人，已可詫異；現在又忽然回復了以前的那種狀態，自然快活的要詫異起來！況且他比較以前反而豐腴了一點，普通心理，視豐腴為強健的徵象，那麼，他當然沒有什麼病。果然，醫生也說沒有什麼病。但醫生是把治病做職務的，必得講一點做醫生的應說的話來，才算不負了醫人的責任。那個醫生當然也有幾句應說的話。

「雖然沒有什麼病；但多睡也非所宜，一則有礙消化；二則容易發胖，這倒是很危險的！」那醫生又悄悄地走了出來，警告他的家人說：

「他神經過敏，有時候卻清清楚楚，非常的精明；有時候要瘋瘋癲癲，異常的怪僻！這倒要慎防一點，不可使他受一點刺激，怕的他非瘋即狂，有時竟然要自殺！便是他的貪睡怕動，怕也是神經過敏的變態罷！」那醫生的一席話，竟然聳動了他家裏的人。

有的說：「不錯，他往常的確是這樣的。他此番的特殊變態，也許是受了一點什麼小小的刺激罷！」

有的說：「怎麼不是。當然爲了那個秦家的二小姐！她對親的那日，他便杜門不出，開始睡覺。」有的說：「這倒未必，他在歡樂場中什麼都見識過，美貌的女子，富家的小姐，爭着嫁他，他還不要呢。那秦家的二小姐，雖然生的不錯，但裝束未脫村氣，家裏又窮，當然不在他的心上。我怕是他受了什麼人的氣，又告訴不得人，只在自己肚裏納悶，所以如此的。」

有的說：「這也不盡然，不見他睡着的時候，終是嘻開了嘴唇在微笑嗎？怕未必受了什麼人的氣；也未必爲了秦家的二小姐罷！那醫生不是說他神經過敏嗎？有時候要瘋瘋癲癲嗎？或者說不定他忽發怪想，要在長時間的睡眠中，嘗試出黑甜的奧秘滋味來！」

「這是瘋話，世間也沒有這樣的傻子。」

「惟其成爲瘋話，所以世間才有這樣的傻子！但在瘋者必不以爲瘋；傻者必不以爲傻，你怕也未必懂得。」

有的說：「都不是的。倦了要睡，是人生的常態。他近來時時刻刻地覺得倦，他便時時刻刻地想着睡，我想沒有什麼旁的意思罷！」

有的說：「不錯，他以前終是老晏的睡，老早的起來，平均的睡眠時間，負欠的多了，他便併在一起償足。大概是這個意思。」說的他家裏的人，齊聲地笑了起來。但他一點都沒有知道，他家裏的許多人，正在背地裏紛紛地談論他。他仍是什麼都不問，只想睡眠。他惟恐家裏的人再來煩擾他；或者再請什麼醫生來，耽誤了他的寶貴的睡眠時間；他索性把房門鎖上了，舒舒暢暢地過他的睡裏生涯！繼續他的夢中的微笑！

他從此非有需求，不肯把房門輕啓。要是他不願開時，任何人都喚不開來。喚門的人才停了喊叫，卻又聽得他的甜適的鼾聲，呼呼地很平均而紆徐。料想他睡態一定異常地柔馴，腮上的圓渦，又

在沉靜的中間，時時地輕漾着，顯露出很優美的微笑來！

但他已漸漸地應着了那醫生的話，漸漸地由豐腴而肥胖；飲食也漸漸地減少起來。他家裏的人見他應着了醫生的話，又誰也替他擔憂，幾次的趁着送飯的機會，走了進去，勸他減少一點睡眠時間，出去走走；或者起來運動運動。他一點都不聽；並且一句都不回答，老是閉了眼睛裝睡。後來索性連飯食都不接受了。他家裏的人便着了慌，答應不再擾他，他才照常地進食。他家裏的人委實沒法想了，沒奈何仍去請教那個很有本領的醫生。可是做醫生的只能開藥治病；卻不能設法治性，終於那個醫生也沒法可想。臨了，順手開了一張藥方，說：要是他能够喫藥，或者可以見效。但這是不能的事；本來他不大喜歡喫藥的，況且他近來的性情，迥不似前，不消說這藥方等於廢紙。果然，不出所料，他家裏的人去隔着房門問他時，非但不要喫藥，反而挑起了他的忿怒，爲的阻礙了他的睡眠的時光；打斷了他的好夢的進程！他雖然默不作聲，可是在他牀面前的一隻茶盃，卻給他摔在地上，摔了一個粉碎。嚇的那個他家裏的人，慌忙縮手躡脚地退了回去。

從此他的性品也漸漸地變做燥烈起來：動不動毀裂器物，作爲洩憤的唯一消遣。起先一定有

人攪擾了他，才這樣的；後來即使沒有人攪擾他，他遇到睡不着的時候；或者忽然驚醒過來，也得毀壞一二件東西，才覺快意！慌得他家裏的人只聽得碎物的聲音，卻沒法可以阻止他，只能趁着送飯的當兒，揀比較緊要的東西，偷偷地搬運了出來。後來給他覺得了，頓時發怒起來，把毀餘運剩的擺設的器物，毀壞的精光，便是送進去的飯盞菜盤，也給他連帶地做了犧牲品！但他經此一番劇烈地忿怒，卻再也睡不着；可已沒有什麼可以洩氣之物，再給他毀裂，他也就懊悔起來。一連幾天，他沒有好好地睡過一瞇。他尤其是恨怒的了不得，卻尤其是睡不着，惱得他差不多要發瘋起來！肥胖的身軀，也因此消瘦了許多。他忽然悟到這不是求睡的辦法，他忙竭力地鎮定心神，把一股鬱怒之氣，遏制下去，果然得了一次很安逸的睡眠！但不久就醒了過來，他一點都不滿足；而且覺得非常地失望。

他又恨怒起來！因為雖能睡眠，終不如以前的長久，也不像以前一想到睡便能睡了過去；現在總得想盡法子，才得睡一瞇兒，卻又不多時又醒過來，總也不能夠睡到十個鐘點以上。但他很明白恨怒是容易擾亂神經，是絕對不能安睡的緣故，所以每逢恨怒萌動的時候，便竭力地排遣開去，他又很明白不能長久的睡眠，是心神不寧帖的緣故；他便竭力地凝聚心神。他又很明白在睡眠的中

間，不能再得到微笑的甜適，是精神不能貫注的緣故；他使竭力地把全副的精神團集到最狹的一點上。他還恐怕不能滿足的欲望，很想買一瓶安神藥水來做催眠的輔助。他不知怎樣的忽然想到了這一個神妙的意念，覺得除了這一着，再沒有別的妙法。他便快活到什麼似的；也便記起了以前好像買過似的，他忙在許多的抽斗裏細細找尋，終於給他尋到了；但只剩了一點滴。他越發快活的口部閣不攏來，他就一刻等不及的把那一點滴的安神水喫了下去，不一刻，他便迷迷糊糊地睡過去，臉上還快活的露着很得意的微笑！

果然，他這一次的睡眠，爲最近的幾天以來所沒有的，睡得很久，很舒適。醒轉來的時候，他還覺得很甜蜜，很滿意，而且很快活！他覺得只有這一個法子，能够幫助他找尋那睡眠的路途。他覺得只有這東西，能够時時地滿足他的欲望，賜給他一點慰安！他便從牀上爬了起來，一刻等不及的開了房門，想喚他的僕人。忽然一個轉念，想到他家裏的人正爲了他多睡耽心，託他們去，怕的靠不住，說不定還趁此機會，換了別種的藥來哄騙他。他便決定親自出去；也等不及盥洗，悄悄地走了出去。恰恰地給他家裏的人一眼瞥見，怕的他有什麼意外，派了一個僕人，暗暗地跟了他去。

話。

他回來的時候，在路上遇見一個好久不見的朋友，硬把他拉住了在一家喜事人家的門首談

「啊！怎麼你的面色黃胖的像害病的樣子？」

「怎麼你沉默的多了？只是唯唯諾諾的空敷衍。」

「你也知道，某人不是你的要好朋友嗎？可惜在前幾天死了！」

「哦！還有一件事，想你也該知道，今天就是裴君的婚期，你也預備去道喜嗎……？」

他本在唯唯諾諾地敷衍着，全不在意似的。這時似乎震了一震的樣子，很迅疾地問：

「裴君——那一個裴君？」

「噢！你沒有知道嗎？我們的朋友當中，姓裴的怕只有他一個罷！」

他的手微微地抖顫起來！捧着一個紙包，忽然戳破了一大塊，從那破洞裏面，掉下一個玻璃瓶來，跌在階沿石上，碎做幾塊！但他沒有聽得似的一點都不覺得。他那朋友聽得了，忙向下看時，那瓶貼上清清楚楚地標着「安神水」三字。

「哦！你近來患着失眠症嗎？怪道臉色不大好看。但你買的安神水，已連瓶打碎了。」

「打碎嗎？……還好，只打碎了一瓶。」他向地上瞧了一瞧，忙把手中的紙包，緊緊地捧在胸前，將護好了。

「怎麼，你買了許多瓶嗎？你可知多喫是很危險的！」他那朋友鄭重其事的警告他；但他好似沒有聽得。

「我沒有姓裴的朋友。」他淡淡地說了這一句，就此轉身要走的樣子。

「怪哉！敢是你瘋了？怎麼把一個老朋友都不認識了？哦！我又記起來，記得你同秦家好像是親戚，他家的那位二小姐……」

「秦家的二小姐便怎麼？」他又站住了，不像要走的樣子。擡起眼來，向他的朋友啾了一眼說。

「她也在今天出嫁，難道你也不知道嗎？」

「謊話！她早出嫁了！」他又要走的樣子，好像是很不耐煩。

「噢！奇怪！奇怪！那麼，裴君爲什麼今天要結婚呢？」

「這關我甚事？」

「不是這麼說，裴君要娶的，便是那秦家的二小姐……」

「呸！你在做夢哩！她早已嫁給了我，天天和我在一起。」他很驕傲地說。

「啊啊！有這事麼？誰不知裴君的新夫人，便是秦家的二小姐！只怕你才在做夢罷！哦，你真有點瘋了。」

「你還敢胡說，我便打你的嘴巴。」他很猙獰地怒視着。

「這人瘋了！……這人瘋了！……」他的朋友急急地奔避開去。

但他並沒有瘋的，確沒有瘋。他還一路地冷笑着回去——這是他的僕人跟了他歸來以後口述的話。

明天，他在房裏一點聲息都沒有。送早餐去的時候，他也不答應。送午餐去的時候，他也不答應。送晚餐去的時候，他仍是一聲不響，不肯開門。還只道他睡得正熟，喚不醒來；但連平常能够聽得見的呼呼地鼾聲，也寂寂地聽不見了。他家裏的人才着了慌，聚集了許多人隔着房門去喚他；仍是寂

寂地沒有聲息，把房門敲得像搗鼓一般；但仍是寂寂地一點聲息都沒有。他家裏的人越發着了慌，終竟沒法喚醒他，不得不破門而入。

他很安逸的睡在沙發椅上。小桌子的上面，排列着許多的玻璃瓶，瓶上貼的紙條上都很清楚的標着「安神水」三字！其中有兩瓶是空的。

他仍舊和往常的睡態一樣：像一頭睡着的綿羊似的異常地柔馴。腮上的圓渦，也沒有改變，仍是露着很沉靜的很優美的微笑！似乎表示他正在做着很甜蜜的很愉快的好夢！不過——他沒有了鼾聲，因為他口鼻的中間，已沒有了氣息。但他並不因此就心，他臉上仍是顯露出很沉靜的很優美的微笑！

以前日本也有一篇短篇名著，叫做「微笑」，寫得非常地空靈微妙！曾經轟動一時。我這一篇創作，不是老着臉兒說狂話，似乎還配得上「空靈」和「幽微玄妙」六個字。不過換了不少的篇名，覺得終不如「微笑」兩字之為佳！我便不怕人笑話，大膽地借來一用。倘然疑惑我有什麼剽竊的地方，——儘有把外國的著作，經過了他的翻譯，便算做他的著作。

的人——好在十年前的小說月報上，如像有人把那篇日本的「微笑」譯載過，儘可對照一下。至於說篇名的剽竊，我還可承認；不過我想這「微笑」兩字，任何人的臉上都有；猶諸「空氣」什麼地方都有的，似乎也不好算得剽竊。質諸讀者，以爲如何？ 著者附識

編者按。此篇與「一個失蹤的瘋子。」和「神祕的畫像。」是一人作的。也是一樣的筆墨。讀者可以參看。

金縷曲

(黃葉)

落拓風塵倦。只歸來、騷愁萬斛。如何排遣。既不成名還不死。且把剛腸搓軟。試找個柔鄉拗斷。百劫餘生心血冷。仗鑄情烈火來烘煖。魂一縷。向春顛。三生未卜今生見。數年華何曾遲暮。怎生嗟怨。屈指將來雙鬢白。尙有二十年依戀。也不算、姻緣短淺。倘得歡娛同到盡。任天傾地陷。何須管。儂和汝。兩相眷。

浣溪紗

(滕固赴日敏亦在作於東亞旅館步滕固韻)

(黃葉)

風雨鷄鳴送子行。悲歎細數忒痴情。你儂自己不明。刻骨纏綿春化蛹。銷魂離別夜啼鶯。(夜鶯指敏) 忽驚雙鬢露星星。

少年自然科學叢書

本叢書分十二編，由宇宙說到地球，由地球上類的現象說到人類的生活，將自然界的一切智識，包羅在內，取材行文，力求合於兒童的知能和心理，並附精美插圖多幅，能使讀者如遊勝境，樂而忘返。編是初等自然科學良好的補充讀物。

第一編

太陽·月·星 鄭貞文等編 一冊六角

先論太陽系的組織，次論日月及八大行星狀況與運行情形，末推論彗星流星及銀河系的大體組織。

雲·雨·風

鄭貞文編 即出

山·川·海

鄭貞文編 印中

物性·力·運動

鄭貞文編 印中

電·音·光

鄭貞文編 印中

根·莖·葉·花

鄭貞文編 印中

第三編

空氣·水·火

鄭貞文編 一冊六角

全編共分四大段：第一段述空氣的範圍組織和生成；第二段述利用空氣的航空機及其飛行的限界；第三段述水的性質、構造、應用和循環變化；第四段述火，如火的歷史、火的分析和生火的種種燃料等。

第二編

地球·生物·人 鄭貞文編 一冊六角

詳論地球的生成現狀，人類與動物植物之由來，生物之淘汰與進化，以及全生物界的系統。

商務印書館出版

小朋友的好機會

陽曆五月底截止 · 總分館門市為限

贈送兒童生活曆

兒童生活曆是一種最好的兒童日常讀物，內有文藝作品，各科常識，和精美插圖，又有空白地位，可作日記用，共分六套，供小學六年應用，每套十二本，定價九角，茲特定贈送辦法如下：

贈送辦法

- ▲合訂下列三雜誌全年各一份，或任訂一種全年三份者贈生活曆兩套
- ▲合訂下列三雜誌中任何兩種全年各一份，或任訂一種全年兩份者贈生活曆一套
- ▲單訂下列三雜誌中任何一種者同時購買生活曆祇收半價

上列三雜誌本年削減定價，茲更附贈兒童生活曆，尤為難得之機會，但該曆存數無多，訂閱從速，又應贈何套訂戶可自由選擇，但某套贈完得改贈他套。

兒童世界

全年五十册 原定二元七角六分 定價連郵費現改一元五角

兒童畫報

全年廿四册 原定一元七角二分 定價連郵費現改一元四角四分

少年雜誌

全年十二册 原定一元一角二分 定價連郵費現改九角六分

商務印書館謹啓

金蜜月

(註一)

美國 Ring W. Lardner 作

胡哲謀
蘇兆龍合譯

媽媽(註二)常說當我開口講起來的時候，我總不知道到什麼時候應該停了。但是我也常對她說我的唯一的講話的機會是當她沒有在跟前的時候，所以我不能不充分地利用這種機會。老實說起來咱們倆都不是在桂格派開會(註三)的時候所歡迎的人物，但是，如我常對媽媽所說的，上帝給了我們舌頭，假使我們不去用牠，那豈不是上帝白給了我們了嗎？不過，她說，上帝把牠們給我們並不是要我們去把那些老調兒反來覆去說個不了，和我時常所做的一般。但是我說：

「不錯，媽媽，」我說，「但是人們如同我和你兩口子結婚了五十年了，你還盼望我所說的話都是你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嗎？但是那些話對於別的人也許是新鮮話，因為我想沒有別人也和你一樣曾經同我同住得這麼久呢。」

於是她說道：

「那是一定的，因為沒有別人能夠耐得和你相處這麼長久哪。」

「不錯，」我和她說，「你看去還是很健朗呢。」

「或者是的，」她便要說，「但是我在沒有嫁你以前還要健朗一些呢。」

你總說不過媽媽。

是的，先生，到去年臘月十七日我們剛是結婚五十年了，並且我的女兒和女婿便在那時候從脫命敦過來幫着我們慶賀這「金婚」節。我的女婿是名叫約翰·克雷麥，是一個做地產生意的。他每年能賺一萬二千元金洋，並且是很有名氣在那脫命敦地方。他是一個良善的，有長心的，耐苦的工作者。那羅脫萊會的會員曾經再三要拉他入會，但是他總是對他們說他的家裏便是他的會所。但是愛迪後來終於勸他入了會了。那就是我的女兒。

不錯，總而言之，他們是過來了來幫着我們慶賀這「金婚」並且那時候正是好冷的天氣，那火爐也不和平常一般能給我們熱氣了。於是媽媽便說她盼望這個冬天不會再像去年冬天那般冷。

了。於是愛迪說，要是她是我們，並且沒有東西要留着我們住在家裏的話，她一定不要再在這裏過冬天了，並且我們何不就關住了那水管，收拾起那屋子，並且就往南到弗羅利達州鄧巴灣那裏去呢？你要知道四個冬天以前我們曾經到那裏去過，並且在那裏住了五個禮拜，但是那一次旅行光是那旅館費一項卻化了我們三百五十餘元金洋。所以媽媽說我們不要再到那種地方去被人家搶劫。於是我的女婿開口說道，鄧巴並不是那南方的唯一的地方，並且我們並不一定要住在那大價錢的旅館裏，我們可以租兩間房間並且隨便可以再找一處地方吃飯，並且他曾經聽說那弗羅利達聖彼得堡城是唯一的游覽的好去處，並且假使我們要去的話他便可以寫信下那裏去打聽。

閒話少說，我們後來便決定幹了，並且愛迪便說這次旅行便是我們的「金蜜月」，於是我的女婿便替我們出了那通車和房間中間相差的數目，當是送我們的禮，使我們能够有一間房間格外謹慎一些。你知道的，在那房間裏面你也有一張在上面的和一張在下面的牀，也和那普通的睡車裏的一樣，但是那裏面卻是一間可以關起來的房間並且有了一隻臉盆架。我們所趁的車裏面都

是房間沒有平常的牀。是的那車裏都是些房間。

那天晚上我們便先到脫命敦，住在我女兒女婿的家裏。第二天下午三點二十三分我們便離了脫命敦。

那天是正月十二日。媽媽面向車子前面坐着，因為她的頭向後面便要昏暈了。我則面兒向她，沒有什麼難受。我們下午四點零三分到了北斐萊代維亞，四點十四分到了西斐萊代維亞，可是不會到闊街上去。我們六點三十分到了巴剔摩雅，七點二十五分到了哥倫比亞區的華盛頓。我們的車子在華盛頓停了兩個鐘頭，等別的車子來搭我們，我便下車閒逛上了月臺，走進聯合車站裏面。當我回來的時候，我們的車子已經轉到支路上去，可是我記得牠的名字，叫做拉擺爾，因為我從前會到韋司康辛的俄谷哪牧渥克拜訪我的姑母，那裏有一個湖也叫這個名字，所以我不難於找到牠。但是媽媽怕我落在後面，差不多已經焦愁成病了。

「不要緊，」我說，「我可以趁第二班車子來跟着你的。」

「你不能，」她說，於是她表示錢在她的身邊。

『那麼，』我說，『我們既然在華盛頓，我便可以向合衆國的國庫裏借錢。我要假裝作一個英國人呢。』

媽媽懂得我的意思，笑得什麼似的。

下午九點四十分我們的車子又從華盛頓開行了，媽媽和我上牀很早，我睡在上一層。在那夜裏我們經過了老的維吉尼亞的綠色的田野，可是黑夜裏也辨不出牠們究竟是綠的或是別種顏色。早上起身的時候，我們已經到了北坎魯列拿的法艾脫維爾了。我們在餐車裏用了早飯，早飯後和我們隔壁房間裏那個客人談天起來。他是新漢姆夏耶的里拜儂的人民，約摸有八十歲年紀了。他的妻子和兩個未出閣的女兒都伴着他，我說他們四個人住在一個房間裏未免太擠，但是他說他們每年冬天總要旅行到那裏，已經十五年了，所以他們知道那彼此不相擁擠的法子。他說他們要往大彭泉去。

我們上午十二點五十分到了南坎魯林那的查理斯敦，四點二十分到了喬治亞的薩番那。下午八點四十五分我們又到了佛羅列大的甲克森維爾，在那裏耽擱了一點一刻，媽媽爲着怕我下車

失路，和我嚙嚙，我們就吩咐黑奴收拾牀舖，在車子離開甲克森維爾以前便去睡了。我爲着車子響得厲害，不會睡得安穩，媽媽在車子上向來是睡不安穩的，她說她常常提心弔膽怕我跌落下來。她說她倒情願自己睡在上層，因爲這樣她可以不用替我擔心但是我對她說，我不肯冒着險兒叫人家知道我准老婆婆睡在上層。惹人笑話。

我們大早起身，剛好送我們的新漢姆夏耶的朋友們在大彭泉下車，我們上午六點五十三分行到那裏的。

我們乘客裏有幾個在清水站下車，有幾個在擺爾艾雅下車，車子到了擺爾艾雅，便一直退到那巨象一般的旅館的門口。擺爾艾雅是玩「哥兒夫」球的花花公子們冬天的聚會場，往那裏去的人總帶着一包的棒兒，每隻包裹的棒兒總有十根或是十二根那麼多。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們叫「哥兒夫」做「歌乃」，只要一跟棒兒就可以耍，要照我們耍着的樣子，一套球就可以把這幾個花花公子都打得筋疲力盡了。

八點二十分，那車子行到聖彼得堡（註四）了，我們下車的當兒，有許多黑奴替各旅館像狗也似的

亂叫着，那種光景彷彿是和暴動一樣。

我和媽媽說，我說：

「我們幸虧是預先揀好了一塊地方去居住去，不用再挑選旅館，因為假使個個旅館都是頂好的，那就很不容易挑選了。」

她笑了一笑。

我們尋着一輛公共汽車，就把我的女傭代我們預先租定的房間的住址告訴那車夫，一會兒我們到了那裏，向房東娘子說了來歷，她是約摸四十八歲的一個寡婦。她引導我們到我們的房間裏，那裏的光線空氣都很充足，還有一張很舒服的牀和衣櫥同臉盆架。每禮拜的房租是十二塊錢，但是那個地點很好，離威廉公園只不過三排房屋罷了。

聖彼得堡人們叫牠做當地的大鎮兒，也把牠叫做太陽城，因為他們說這個地方比別處晴天總是來得多，太陽公公不向地球娘娘眉花眼笑的日脚是很少的，所以那裏有一種報紙，只要那一天沒有太陽，便分文不取送給人們白看。他們說最近十一年裏那報紙送給人白看只約摸六十多次。

他們又替這鎮兒取個渾名，叫做『窮漢的棕櫚磯』，但是我想那些來到這個鎮上的人們，定然是能夠向銀行裏借款像那棕櫚磯的執袴子弟借得一樣多。

我們住在那裏的時候，曾到過柳維司幕城一次，那裏是錫罐旅行團的聚會場。可是你恐怕未必聽見人家說過這種旅行團。是，他們就是在假期裏用汽車旅行的一種團體，並且旅行的時候要攜帶各樣的東西。他們帶着帳幕，睡覺煮飯都在裏面，用不着上什麼旅館或是咖啡店，可是他們板定要真正住在汽車裏面，否則不能算是該團的一分子。

他們對我說，他們的團員一共有二十萬人以上，爲着他們的食物都是裝在錫罐裏面所以他們自稱錫罐團。在幕城裏我們看見一對夫婦，他們是塔克薩斯的勃雷特的人氏，叫做派恩司先生和夫人，那位老先生已經八十多歲，他們從家裏坐汽車到那裏，計共有一千六百四十一哩的路。他們的旅行費了五個禮拜的工夫，由始至終總是派恩司先生開汽車的。

錫罐團裏面，合衆國各州的人氏都有，在夏天的時候，他們旅行到新英倫和大湖區域等地方，可是冬季裏他們大多數往弗羅利達去，散布在那州的各處。當我們在那裏的時候，他們正在弗羅利

達的甘耐司維爾開全國大會，他們選了一個紐約州弗賴端尼亞的人做他們的會長。他的街頭是叫做全世界的皇家的錫罐的開啓者。他們做了一首歌，凡是會員入會之先，必須把牠念熟：

錫罐兒永遠存在！哈哈，朋友們！哈哈！

扶起錫罐兒！推翻警敵！

我們要在寒火的周圍集合着，我們要再集合，

喊一聲，「我們永遠用汽車紮寨。」

歌詞大概是這樣。並且會員們還要把錫罐兒掛在汽車的前面。

我問媽媽要不要照那個樣兒旅行，她說：

「很好，可是不要像你這樣的老傻子開車啊。」

「是，」我說，「我比這位從塔克薩斯開車到這裏的派恩司先生還小八歲咧。」

「是，」她說，「但是他年紀老到了格，不至於傻頭傻腦的了。」

你總說不過媽媽。

我們在聖彼得堡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那總商會裏去把我們的姓名住址註冊，因為各州人民來到各處城鎮參觀的，其數目的多少，很有大大的競爭，我們的小州當然比不上他們，可是集少可以成多，像那註冊員所說的。他告訴我們說，在這裏註冊的，據總有了一萬一千人，俄海俄佔最多數，約摸有一千五百多人，紐約州佔次多數，計共一千二百人。以後就算到米其根派捨梵尼亞等等，末了古巴耐法大兩州只各一人。

我們到那裏的第一晚，那紐約紐鳩賽會在那獨立會教堂裏開了一個大會，有一位紐約州奧丹斯堡人在那裏演說。他的題目叫做虹霓的追捕。他是一個迴旋會的會員，並且是一個很動人的演說家，可是我把他的名字忘記了。

我們的第一件要緊事，當然是尋找一個吃飯的地方。尋找了幾處，我們纔跑到中央蔭路上的一爿咖啡店裏去，那爿店和我們十分相宜。我們差不多每頓飯都在那裏吃，我們倆每天平均要花費兩塊錢左右，可是小菜兒烹調得很好，樣樣菜都可口而又乾淨。只要小菜乾淨和烹調得好，人總不惜乎出錢的。

二月初三是媽媽的生日，我們打扮好了，到苞影賽廈旅館裏去吃晚酒。一塊不够一個人吃的牛排，他們居然算了七角五分錢。

我和媽媽說：「唉，我說，『你不天天過生日，我想這是一樁好事情，否則我們要住向棲流裏去了。』」

「不，」媽媽說，「因為假使天天是我的生日，現在我一定已經是很老，應該久已住在墳墓裏去了。」

你總說不過媽媽。

那個旅館裏面有一個賭博室，有幾個男人和太太們在那裏賭「五百點」（註五）和那最新流行的「威脫白立其」（註六）。我們也看見一間跳舞室，他們在那裏跳舞着。我問媽媽要不要跳一回，她說不要，因為她年紀太老，不能够像你們目下蟲一般的扭腰曲體了。我們看幾個年輕的人跳舞了一回，直至媽媽覺得討厭，說我們必需要去看一齣好影戲纔能够忘了這種醜態。媽媽本來是影戲場裏的一個有名的女主顧，我們在家裏每禮拜總要到影戲場兩次的。

我還要把那裏的公園告訴你。我們在那裏的第二天，便去看那公園，牠很像鄧巴的公園，只不過稍爲大些。那裏每天的頑意兒很多，真正是指不勝屈。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音樂亭，還有些櫟子給那些聽音樂的人們坐。在那亭子裏他們給你各種的音樂，從笛克賽歌一直到那些像心兒和花兒的古歌。

再看四面，卻劃開了種種遊戲的地段——象棋和象牙片遊戲，給喜歡這種遊戲的人去玩，至於擊木球和擲馬蹄鐵的遊戲，則是供那些身體更靈敏的人的娛樂的。我自己慣會擲馬蹄鐵擲得很好，可是近二十年來不常去玩牠了。

是，總而言之，我們花了一塊錢買了一張遊藝會的會員季票。據他們說，兩年前只要五角錢，可是他們要驅除下等人，不得不稍小漲價。

不錯，媽媽和我看那些擲馬蹄鐵的人們一大天。她要我加入這種遊戲，但是我對她說我久已荒疏，怕拿自己做笑話。然而我看見幾個擲鐵的很是不行，就是荒疏的我也可以和他們賽一賽。然而擲鐵的人們裏也有幾個好的，內中有一個哦希哦阿克隆地方的孩子實在是擲得很好。他們說他

或者能得着合衆國二月份運動會的錦標。我們在開運動會以前的幾天就離開那裏了，所以我不會聽說他是不是果然得着標。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只記得他是一個很漂亮的少年，並且他的哥哥是在喀列富蘭做一個「迴旋會」的會員。

不錯，我們站在旁邊看那些種種遊戲看了兩三天，最後我纔坐下來和一個伊列哪台維爾的人名叫緯勿的着棋。他是一個着象棋的好手，但他總敵我不過。這並不是我自己誇口，我在棋局上常常能够保着自己的地盤，這裏的人們也要和你這樣講的。我和緯勿着了兩三早上的棋，差不多把每天早上的時間都費掉了，他贏了我一回，第二回他似乎又要贏了，可是正午的汽笛鳴鳴的響了起來，我們便丟了棋吃飯去了。

在我們下棋的當兒，媽媽總是坐在那裏聽音樂，因為她喜歡音樂，古樂或是隨便什麼音樂她都喜歡。總之，有一天她在那裏坐着，到了音樂停奏的時候，那坐在她旁邊的婦人便和他閒談起來。她和媽媽年紀彷彿，七十歲或是七十一歲。談了好久，她問媽媽的姓名，媽媽把她的姓名和住址告訴她。媽媽又問她的姓名——唉，你知道這位婦人是誰？

是，先生，她是佛蘭克哈脫賽爾的夫人，她的丈夫曾經和媽媽訂婚，以後有了我便打斷了他和媽媽的姻緣，這是五十二年前的事情！

是的，先生！

你可以想像媽媽的驚怪了！並且哈脫賽爾夫人也很驚怪，因為媽媽告訴她說她會和她的丈夫做過朋友，雖是不會說他們是怎樣密切的朋友，也不會說媽媽和我就是哈脫賽爾脫身到西方去的原因。但這卻是實在的情形。哈脫賽爾在他的婚約破壞了一月之後，便離了他的鄉鎮，從此不再回來了。他到米其根去做一個獸醫，就住在米其根的山谷裏，到後來纔和這位婦人結婚。

於是媽媽鼓着勇氣，問道佛蘭克是不是還活着，哈脫賽爾夫人便把她拉到那擲馬蹄鐵的地方，果然看見老的佛蘭克在那裏等候遊戲。他一見了媽媽便認得她，雖是他們五十多年不會面了。他說他見了她的眼睛便認得她了。

「喂，這是柳奢佛祿司脫！」他說，於是他擲下了馬蹄鐵，並且離開了遊戲的地方。

於是他們一起兒來尋着我。我該承認我實是認不得他了。他和我同年同月生，可是他好像比我

蒼老一些。第一，他的頭髮是比我禿得利害。他的鬍子全是白的了，而我的還有幾根棕色的夾在裏面。我開口就向他說，我說：

「喂，佛蘭克，你的鬍子叫我覺得彷彿是在那很遠的北方了。牠酷像一場大雪啊。」

「是，」他說，「假如你把你的鬍子洗得干淨了，我想牠也是一樣的白呢。」

可是媽媽忍不住了。

「真的麼！」她和佛蘭克說，「但是查理的嘴裏不啣煙捲兒已經有十多年了！」

我確乎有十多年不吸煙了！

於是我便藉口停止了下棋，那時候將近正午，我們便決定在一塊兒吃飯，他們定要我們去試一試那第三蔭路上他們的咖啡店。照我看來，那分店比我們的店價錢貴些，但是貨色卻反不如。我和媽媽的小菜和平時兒彷彿，我們的賬單是一元一角。佛蘭克夫婦倆的賬單是一元兩角。假使他們的小菜在我們的店裏算起來，至多不過一塊錢。

飯後我們請他們到我們的寓處裏，我們都在那青年婦人借給我們接待賓客的客室裏坐着。我

們纔談起從前的舊話來，媽媽說她恐怕哈脫賽爾夫人聽着我們三人談着從前的舊話要不耐煩。可是實在的情形倒是哈脫賽爾夫人和別的人相會的時候別的人就沒有什麼談話的機會了。我曾聽得許多婦人們能滔滔論辯，可是哈脫賽爾夫人還要佔他們的上風哩。他把米其根州個個人家庭的歷史告訴我們，又替她的兒子大吹了半個鐘頭的法螺，據她說他在大瀑布地方做着藥材的生意，並且是迴旋會的會員。

〔註一〕金蜜月 西人結婚後滿五十年的紀念叫做「金婚」，在這時候舉行蜜月旅行便叫做「金蜜月」。

〔註二〕媽媽 係說故事者自稱他的妻子。

〔註三〕桂格派的開會 桂格派(Quaker)是耶穌教徒的一派；他們開會的時候，大家都默默不發一語，惟得神示的纔開口。

〔註四〕聖彼得堡 是美國佛羅列大州的一個城名，不是俄國的聖彼得堡。

〔註五〕「五百點」 一種紙牌遊戲。

〔註六〕「威斯脫白立其」(Whist bridge) 也是一種紙牌遊戲，由四人合玩，兩人為一組。

(未完)



龍王考

胡懷琛

龍爲古代巨大之動物。大約可以水陸兩棲。古人視爲神怪不可測。於是遂有關於龍之神話發生焉。中國古籍言龍之最早者。莫如易經。然亦僅言其變化無方而已。神話之彩色。猶未十分濃厚也。

及離騷與史記。其言龍也。神話之彩色。乃較濃厚。然仍未有「龍王」「龍宮」「龍女」等名稱。此等名稱。乃發現於印度。隨佛經而流入中國也。

今先述離騷與史記所言龍。次述佛經中所言龍王龍宮。次述唐人小說中所言龍王龍宮。讀者比較參觀。可以知龍王之來歷矣。

離騷云。

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

又云。

應蛟龍使津梁兮。詔西皇使涉予。

又云。

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九歌云。

龍駕兮帝服。

又云。

駕飛龍兮北征。

龍乘兮鱗鱗。高駝兮冲天。

又云。

駕龍軻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

曰駕飛龍。曰應蛟龍使津梁。曰駕八龍……其凡言龍之處。無不謂龍爲神人騎乘之物。所謂乘龍。蓋

亦駕鶴參鸞之類也。則與龍之能幻形爲人。且稱爲王。相去遠矣。

史記關於龍之神話。爲封禪書。其言曰。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此言黃帝乘龍上天。視龍爲神人騎乘之物。與楚辭相同。又周本紀。其言曰。

昔自夏后氏之衰。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縻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縻在。積而藏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縻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縻化爲玄龍。以入後宮。後宮之童妾既斲而遭之。既斲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

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襄。襄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襄。是爲襄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襄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

又高帝本紀。其言曰。

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雨晦暝。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又曰。

好酒及色。嘗從王媪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

以上兩本紀。關於龍之神話。與封禪書及楚辭不同。大抵謂龍與人遇而生人。未嘗言龍直接化爲人。且在海中稱王。未嘗言海中有龍宮。未嘗言龍宮中有無窮之寶也。

凡此種種。於佛經中始有之。今略考如下。

本行經曰。

彼地有一龍王。名曰迦茶。其龍長壽。經歷劫數。曾見往昔。諸佛經過。又龍日月晝夜甚長。睡眠未久。見大地動。復聞震聲。即便驚悟。從自宮殿出。即觀看。見自居處不遠。有一菩薩。安詳而行……爾時黑色龍王。有一龍妃。名曰金光。與諸龍女等。各執諸妙香花。雜色衣服。寶幢幡蓋。種種珍寶。奉上供養。作諸天樂。其聲微妙。歌詠贊歎。合十指掌。在菩薩前。頭面頂禮。

又本行經曰。

世尊向摩利支處而坐。時迦羅龍王。復有目真憐陀龍王。詣於佛所。白言。我此宮殿。已曾布施諸佛。今日世尊受我宮殿。憐憫我故。少時住此。佛受而坐。

此外觀佛三昧經。言佛降伏毒龍。其龍亦曰龍王。法華經。有記龍女成佛事。華嚴經。有毗樓博叉龍王。娑竭羅龍王。興雲致雨。令諸衆生。熱惱消滅。云云。海龍王經。有四龍王。一名喻氣。二名大喻氣。三名龍。四名無量色。世尊脫袈裟分與諸龍王。云云。

曰龍王。曰龍妃。曰龍女。曰龍宮。種種名稱。皆始見於佛經也。

自佛經傳至中國。中國始有龍王之稱。後世小說中。乃有以龍王爲主人翁者矣。其最著者爲柳毅傳。

柳毅傳者。唐人李朝威所作也。略謂。

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女。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遠嫁涇川次子。爲婢所讒。得罪舅姑。毀黜至此。敢寄尺書。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三呼。當有應者。毅如其言。果有偉丈夫。出波間。負毅入水。遂至龍宮。取書致洞庭君。於是。有赤龍擘天而去。挾龍女歸。赤龍。洞庭君弟也。龍王宴毅。歌舞備極紛華。贈餽珠寶無算。毅乃辭龍王而歸。其後毅娶盧氏女。貌甚美。生一子。女自言爲龍女。卽毅所救者也。後毅與女同歸洞庭。莫知所終。

是爲中國小說言龍王之最著者。此外洛陽伽藍記。法苑珠林。本皆釋家言。其記龍王龍女。或卽轉載佛經中語。仍未與中國文學融化。至柳毅傳。則以佛經中之龍王龍女。融化於中國文學中矣。

中國古書。與印度古書。皆言龍。而其相異之點。約有數起。中國言龍。供神人之驅使。印度言龍。自爲王。而驅使其他水族。相異之點。此其一。既如上文所言矣。中國言龍。未有火龍。毒龍之名。而印度有之。(均見佛經。火龍。口眼均噴火。)此其相異之點二。中國言龍。雖曰雲從龍。(見易經。)然未嘗言龍司雲雨。而別有司雨之神。曰雨師。(淮南子。雨師灑道。風伯掃塵。風俗通。玄冥爲雨師。王逸註楚辭。豐隆爲

雲師。飛廉爲風伯。屏翳爲雨師。印度則謂龍司雲雨。（見前引華嚴經。及他佛經。後世祀龍王以求雨。亦卽本此。）此其相異之點三。中國言龍。遊於天上。如垂髯龍迎黃帝上天。是也。印度言龍。棲於海中。如海龍王經云。龍願佛擁護。令海諸龍。常得安穩。是也。中國則未嘗有海龍。如封禪書及始皇本紀。言始皇入海求仙。皆未嘗言龍。此其相異之點四。

凡此四點。皆可供給研究「龍」及「龍王」者之參考也。故並言及焉。（研究龍。是動物學的問題。研究龍王。是神話的問題。二者截然不同。讀者當分別觀之。）

清初之物價（純飛館筆記）

風俗日侈。百物日貴。酒席之費日益昂。以滬較之京津港粵（廣州也）猶未若彼之甚。然已有一席而費銀幣五十圓者。通常宴飲。一席至少十圓。此甲子乙丑間事。乃令吾回思有清矣。『東華錄』順治初。有某御史建言風俗之侈云。一席之費。至於一金。一戲之費。至於六金。毋欺錄。我生之初。親朋至。酒一壺。爲錢一。腐一盞。爲錢一。雞臆卵一盞。爲錢二。便可款留。今非豐饌佳肴。不敢留客。非二三百錢。不能

辦具。耗費益多而物價益貴。財力益困。而情誼益衰。

仿製之墨銀（純飛館筆記）

墨銀（編者按。卽墨西哥銀幣。通稱鷹洋。）入吾國。無錫徐壽做製之。鑲鋼板爲模。校準銖兩。鎔銀爲餅。納其中。自高樓懸石椎。一擊而面羃之紋成。邊花不易鑿也。屢改軋槽。卒成之。以入市。雖老於買者不能辨。但以其花樣嶄新。目之爲新板。英人偉廉臣返國。攜數十枚歸。置倫敦博物院。見『國學叢刊』所載徐壽傳。清光緒朝已自鑄銀幣以迄於今。墨銀爲所排斥矣。

水宋火宋（純飛館筆記）

晉後之宋曰劉宋。以武帝爲劉裕也。周後之宋爲趙宋。以太祖爲趙匡胤也。亦有稱劉宋爲水宋。趙宋爲火宋者。宋人米元章有印章。文曰火宋米芾。珂按劉裕以水德王。稱水宋。趙匡胤以火德王。曰火宋。見俞樾『茶香室叢鈔』

■ 書 叢 會 究 研 學 文 ■

瑪麗

一册 三角

此為歌隱漁君的創作集共含斐真瑪麗 嬈娜 寶寶等數篇歌君以婉妙細膩的文筆描寫近年來青年的兩性煩悶之心理失意的情緒充溢在這本集子裏讀者當能感到同情

我的生涯

一册 四角五分

李藻譯 此書為一個俄國農婦自述其一生事實經托爾斯泰修改潤飾而成我們從這一部書裏可以看出當時俄國專制政府之暴虐和平民被壓迫的情況

線下

一册 七角

葉紹鈞著 此為葉君創作集第三册自出「火災」後到現在所作小說都在這裏了共小說十一篇題材與風格比前出兩集都有不同扼要地說作者想脫出空想的網羅可於此窺見

印度寓言

一册 三角五分

鄭振鐸編譯 印度是寓言的發祥地很有許多機警可喜之作流傳至今鄭君選譯出來編為此書分為兩册本册包含五十餘則

新文學概論

一册 四角

章錫琛譯 此書分前後兩編前編文學通論論述文學之原理及性質後編文學批評論述文學批評之原理及方法書中引證泰西諸國權威的著述非常詳贍而條理整齊裁斷嚴尤為可貴譯文亦明白曉暢不可多得

萊森寓言

一册 二角

鄭振鐸譯 本書共收寓言三十餘則為德國十八世紀大文學家萊森(Lessing)所作以極簡明極有趣的故事寫出極深遠的真理與道德訓條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售

兩 大 特 價

— 陽 曆 六 月 底 截 止 —

顧氏文房小說

全書十册 精裝一函

連史紙印定價六元
毛邊紙印定價四元

特價三元

郵費及包紮費國內及日本二角五分國外九角

此明代陽山顧元慶所刻凡四十種皆係漢晉六朝唐宋著名小說所據悉係善本昔黃蕘園購得是刻零種梅妃傳開元天寶遺事皆珍藏之稱爲罕秘嘗欲求其全書而不可得曾以是刻開元天寶遺事校歷代小史本多出數條又虛抱經校影鈔明景泰本崔豹古今注亦據是刻彼此各有佳處百餘年前已爲藏書大家重視如此則是書之珍貴可知敝館藏有全書縮印行世印數祇限五百購請從速

漢 魏 叢 書

全書四十册 分裝四函

連史紙印定價廿四元
毛邊紙印定價二十元

特價十六元
十三元

郵費及包紮費國內及日本一元國外三元八角

此明代新安程榮所刻按是書輯自括蒼何鍾程所刻者凡三十八種卷首有屠緯真序何允中廣爲七十六種清王謨於乾隆五十六年重刻謂何本流傳較廣然在彼時原書已極難得則程刻罕見更可推知王氏凡例又謂原刻祇七十六種其餘二十四種無憑采補按程刻有商子五卷而王刻無之則王氏實未見程書在乾隆時已難得如此現今更閱百餘年乎敝館購得初印明本今特縮景印行印數亦以五百部爲限

△ 另印傳單詳載兩書目錄承索即贈



幾個民間詩人(二)

編者

箍桶匠。箍桶匠。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年紀老了。雖然有兒子孫子。那兒子很不孝順他。他就免不了凍饑。但他很愛他的孫子。常常把孫子抱在懷裏。人家都笑他癡。他毫不介意。他常常吟詩自遣道。「曾記當年養我兒。我兒今又養孫兒。我兒餒我由他餒。莫遣孫兒餒我兒。」(見隨園詩話)

通州詩丐。前清乾隆時。南京太平門外。有一回。一個乞丐。死在路旁。官去相驗。在他身上檢出一張紙來。上面寫了一首詩道。「賦性生來是野流。手持竹杖過通州。飯籃向曉迎殘月。歌板臨風唱晚秋。兩脚踏翻塵世路。一肩擔盡古今愁。而今不受嗟來食。村犬何須吠未休。」官把他埋葬了。墓表上題

道。「通州詩丐之墓。」（見同上）

李祥。前清康熙時揚州地方。有人名叫李祥。他是替人家守門的。而他能做詩。有句道。「馬緩落花深。」（見揚州畫舫錄。）

杭州某裁縫。杭州某裁縫。嘗有詩云。「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衣不暖舊棉花。」（見東塘隨筆。）（按這兩句詩。又說是杭州周木匠做的。見耐冷談。不真誰是。並存兩說。）

臨江仙（夜步郊壩）

野鶴。

細草行行逾軟。夜蟲寂寂還飛。風來引我過河堤。寒波和澹月。上下映光輝。瘦影不堪獨照。暗涼况又侵衣。人生到此百無依。徘徊終一去。長與素心違。

巧對錄

秋
山

對對子和猜謎子。雖不是文學。然在中國的文藝界裏。有很大的勢力。而也有很精巧的作品。謎子外國也有。不過不像中國的燈謎。偏於文藝。（中國也有不少通俗謎語。）至如對子。因文字結構的關係。恐怕不是他國所能有的。除了「巧思」以外。固然沒有價值。但是這一點巧思。已非外國人所能及了。

古今著名的巧對錄。不勝錄。只據我所見所聞的幾個巧對錄。在這裏。算一種小玩意兒。往年常見有人出「神州日報」四字徵對。有人以「天方夜談」應徵。這可算是一個巧對。又嘗見有人以「萬里長城」對「四庫全書」。也非常巧妙。

又有一天宴集。大家以對對子爲酒令。葉小鳳以「上海畫報」對「中國書店」。此種天然名詞。集

以爲對。真是所謂「天工而非人力也」。倘非天然有這個名詞。任憑你多大的本領。也對不出。友人某甲戲謂。我有一對子。誰能對出。獎賞爲一百萬元。另有乙友道。你出一個絕端不可能的對子。你落得說這大話。你如有了一百萬元。拿出來給我看。無論怎樣難的對子。我總對得出。乙說這話。本想難到甲。豈知甲早有預備。忙從身邊拿出一本銀行支票簿來。填了張一百萬元的支票。自己簽了字。向乙道。一百萬元在這裏。乙道。這一百萬元。由你簽了。那邊不承認照付。是怎樣呢。甲道。你先將對子對出了。我將支票給你。你到那邊拿不到錢。你再來質問我。現在你沒有質問之權。乙無話可說了。只好叫他快點把對子說出來。甲道。「風雨之夜看風雨之夜」(編者按。第二個風雨之夜。爲影片名)乙沈思了一回。到底對不出。不得不向甲屈服了。

(完)



敲詩小集

編者

敲詩看似詩謎。而實非詩謎。讀者切不要誤會了。

詩謎起於歐陽永叔及蘇子瞻。本非不善。但是現在上海灘上所流行的詩謎。實在是不知所云。我們的敲詩小集。就是要矯正這個流弊。且比歐蘇舉行的故事。更要嚴格。實可說是文藝界一種最高尚的遊戲。現在且說我們的簡章如下。

(一)取賈島推敲之意。名字叫做「敲詩」。

(二)隨便寫詩一句。(五言。或七言。)中間空一字。另寫三字在旁邊。正文中所空的一字。就在

這三字之中。射者可任指一字。但須說明「何以必須用此字」以理由充足者爲勝。（看舉例）

(三)應徵者隨便投函本社。切不可附寄郵票。優勝者也沒獎賞。（或僅用極低限度的文具爲獎。但應徵者無論如何。不可花本錢。倘然自不注意。寄了郵票來。本社不負責。）但將他的說明。在本雜誌上發表。

(四)舉例。(題)晚潮○沒蘆花頂。「浸」已「漸」

〔答〕應以漸字爲佳。理由。浸字與沒字。兩字只是一意。可以不必疊用。已沒。則謂潮水已浸沒蘆花之頂。是一種死景。漸沒。則謂漸長漸高。將浸沒蘆花之頂。能寫出潮水來時之狀態。是一種活景。故以漸字爲最佳。

第一次敲詩題目（應徵者請參照上列簡章）

- (一) 流泉○明月 「浸」「漱」「映」以何字爲最佳。請說明理由。
(二) 蟬咽夕陽 「孤」「寒」「鳴」以何字爲最佳。請說明理由。

勞苦世界

原名 Hard Times
原著者 Charles Dickens

伍光建譯

第一卷 播種

第五回 傾音(續)

有一個犯人某甲。來年就是二十四歲。犯了獨禁十八個月的罪。供說。他是在那下流地方學壞的。假使不然。他還是第一等有道德的人。還有現時在街上走的班特比。加拉。兩位。是有名實事求是的。也會列表報告。全是根據他們耳聞目見的情形。是非常的切實。常對人演說道。衆位朋友。這班工人都

是壞人。無論替他們怎樣出力。他們都是不感激的。這班工人。是最好騷動生事的。他們自己也不曉得。到底要什麼。他們過的是極好的日子。吃的是新鮮黃油。喝他是摩伽咖啡。他們買肉。肥的也不要。半肥半瘦的也不要。專買頭等上上瘦肉。卻還是永不滿意。總駕弄不了他們。總而言之。有幾句孩子唱的歌。說得最好。那歌說道。

老婆子。作什麼。終日什麼都不作。只會吃。只會喝。吃飽了。喝足了。老婆子。還是不老實。

作者寫到這裏。就要設一個疑問。問的是。焦炭市的工人。同加拉家裏自己的兒女。有相同的地方沒有呢。若是有人告訴我們。（只要有正當知識。曉得數目的）說這市上工人安生立命要素中有一件最要緊的。這幾年來特爲的不去過問。我們能相信嗎。工人們的造想能力。難道不應該讓他發現嗎。難道就無人曉得枯寂無味的工作。越長越無味。就越要求解脫。求放弛。養養性情。振振精神。給他們有孔出氣。例如放假之類。或者和着音樂正經跳舞。如同偶然吃點輕鬆點心。（馬金初先生還摸不着吃咧）這種放弛。是一定要的。衆人就可以安然無事。缺了這個。是一定生事的。除非是把天地造化的公例廢去了。且說加拉同班特比在大街上走。加拉說道。那個人住在某街。我卻不認得。

你認得嗎。班特比只曉得是在那一頭。卻不曉得究竟在什麼地方。他們於是立住脚。四圍望。剛好有人從街角跑轉過來。滿臉害怕的樣子。原來是個女孩子。加拉認得的。喊道。站住。站住。你往那裏跑。原來這就是小學校裏第二十號的女孩子。立刻站住。喘氣。一面向加拉哈腰。加拉說道。你爲什麼在街上亂跑。像個什麼樣。女孩喘氣答道。有人追我。我只好跑開。加拉說道。有人追你。誰要追你。他這一問。剛好就有一個孩子跑來。這就是答他的一問。這男孩子就是畢左爾。這孩子如飛的跑來。不留神正撞着加拉腰間。那反動力把孩子反推到牆上。加拉問道。這是什麼意思。你幹什麼。你怎麼膽敢撞人。畢左爾拾起被碰打跌的帽子。一面往後退。一面拿手腕揩額。說是不小心。偶然撞上的。加拉問道。周普。是這孩子追你麼。那女孩子有點不甚願意的答道。是他。畢左爾答道。不是的。等到他跑離我。我纔追他的。馬戲的人隨嘴亂說。又對西西說道。你也曉得的。馬戲的人是隨嘴亂說。是著了名的。市上的人都曉得。先生。馬戲班的人。卻不曉得乘數表。這句話是對加拉說的。畢左爾要試這句話有什麼效果。女孩子說道。他拿怪惡臉嚇我。畢左爾又說道。哦。你也是馬戲人麼。先生。我連看也沒看他。我問他。明早可能把馬的界說說出來。我願意再告訴他一遍。他就跑了。我追他。爲的是如果再問他。我教他。

該怎樣答。他若不是馬戲班的人。他不會這樣說謊的。班特比說道。這女孩子的行業。原來人人都曉得。不到一個禮拜。全學校的人都要一排一排的。偷張馬戲。加拉答道。可不是。我也是這樣想。畢左爾你掉過頭回去。周普站在這裏等等。小孩子。你若讓我再聽見你這樣的亂跑。我告訴你的先生。你就明白了。你聽見了嗎。走你的。那小孩子很快的張眼閉眼。拿手腕措措額。又看了西西一眼。掉過頭走了。加拉對西西說道。你領我同這位先生到你父親家裏。你拿的瓶子裏是什麼。班特比代答道。燒酒。西西答道。不是的。是一種九料油。班特比問道。什麼。西西答道。是九料油。父親用來擦身的。班特比笑道。你父親用這個油作什麼。西西答道。先生。我們的人在馬戲場上。受了傷。都用這種油擦。一面說。一面回頭看那孩子走了沒有。又說道。他們有時受傷受得很重。班特比說道。那班遊手好閒的人。也該叫他們受傷。西西聽了。又害怕。又詫異。兩眼看看班特比的臉。班特比說道。這算什麼。我比你小四歲的時候。受過重傷。什麼油都擦不好。我卻不是要把勢受傷。是被人碰來撞去的受傷。我不是跳索子。我是在平地上跳捶打的。加拉這個人。已經夠苛刻無情的了。卻不是班特比那樣無情而又粗暴。作者說句公道話。加拉這個人。並不是個暴虐人。假使不是向來太好打算盤。他還是個慈善人。且說他

們往前走。走入一條小街。就問道。這就是某街麼。西西答道。是的。這就是我們的家。那時天將晚。西西就停在一間極下等的小酒店門前。裏面有些暗淡發紅的燈光。西西說道。走過這個酒櫃上樓。請等一等。我去找蠟燭。若是聽見狗吠。那就是我們的狗。名叫快腿。他只管吠。不咬人的。班特比笑道。又是什麼九料油。又是什麼快腿。一個白手與家的人。怎麼走到這裏來了。

第六回 馬戲

話說這個小酒店。名叫飛馬店。招牌字底下。還寫了幾句詩。說道。

好大麥。釀的好皮酒。走進來。就倒給你喝。好葡萄酒釀的好白蘭地。試請進來嚐嚐好酒味。

酒櫃後面掛了一個架子。畫的也是一匹飛馬。滿身金星。韁繩等等是紅絲製的。他們兩位先生。走上很陡的樓梯。站在黑暗裏等蠟燭。隄防狗吠。等到西西拿了蠟燭來。那狗卻不吠。西西很驚訝的。走回頭說道。父親不在房裏。請兩位進來稍坐。我去找他。兩位走進去。西西端兩把椅子。請他們坐下。他趕快走出來。去找他的父親。這房子又底又小。只有一張牀。有點賤家具。牆上掛了一頂破戲帽。是周普登場演戲說笑話的。此外什麼戲服。什麼平常穿的衣服。都沒有。狗也沒有。只聽見樓上開門關門。

聲。是西西向各房間找他的父親。過了一會。聽見很響的驚訝聲音。西西一會子跑進房來。打開一個破箱子。箱子裏什麼也沒有。合着兩手。滿臉現出驚慌。說道。父親一定是往戲棚去了。我不曉得他爲什麼要去。但是他一定在那裏。我一會子就把他找來。帽子也不戴。披着黑而長的頭髮就走了。加拉說道。這女孩子是什麼意思。一會子就來。馬戲場離這裏足有三四里路。班特比還沒答話。就有一個少年。在門口。自己介紹說道。請讓我進來。兩手插入口袋。就走進房子來。這個人瘦而黃。臉上鬍子剪得精光。滿頭黑髮。兩條短而壯的腿。前胸後背都很寬。窄衫窄褲。披了頸巾。滿身是燈油味。乾草味。橘子皮味。馬料草味。木屑味。又像是戲子。又像是馬夫。這就是馬戲單上說的齊立得。著名會翻筋斗。他演戲的時候。還有一個小孩子帶着老人臉。說是他的兒子。跟他耍。有時拖他一條腿背在身後。有時把他托在手上。小孩的兩脚朝天。這時候也跟着來。齊立得說道。是你們兩位找周普麼。加拉答道。是的。他的女兒已經出去找他。我門不能久等了。我留個口信。託你代轉罷。班特比接着說道。我們知道時候是值錢的。你們是不知道時候值錢的。齊立得把他從頭看到脚。駁他道。我認不得你。若是你說。同在一個時期內。你弄得錢多。我弄得錢少。據我從你的表面看來。你說的話是不錯。那個跟他演戲。

的小孩子也說道。你弄了錢。你就保留住。齊立得對這孩子說道。開達明（孩子名）不要多說話。開達明很現點脾氣。答道。他爲什麼到這裏來笑話我們呢。齊立得大聲說道。開達明。不許多說。隨即對加拉說道。先生。你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大約你不大光降）近來周普。常常失足。開達明又說了幾句馬戲場中的話。加拉聽了不懂。齊立得解說道。他應該耍的。都耍不了。跳的不遠。打滾又打得不好。加拉道。原來這樣。班特比說道。什麼九料油。什麼快腿。什麼失足。什麼這個。什麼那個。好一個白手興家的人。怎麼同這班人湊在一起了。開達明說道。你何妨屈尊些。你既然爬到那樣高。何妨俯就些呢。加拉縐眉說道。這孩子太好插嘴。這孩子一點也不讓他們嚇倒。又駁道。我們若是早曉得。我們原該帶一位少年來。同你們較量較量。你原來是綑緊的。是不是。加拉無可奈何他。瞪他一眼。問道。他說什麼。什麼叫綑緊。齊立得把那孩子推出門外。說道。走你的罷。鬆的緊的。算不了什麼。他說的是走索子。拉緊的索子放鬆的索子。兩位不是要我傳口信麼。加拉說道。是的。齊得立很快的說道。據我看來。這口信他是永遠聽不着的了。你多少曉得點他的事體麼。加拉答道。我從未見過他。齊得立說道。我疑心你永遠見不着他的了。我看他是完了。加拉問道。你的意思。是說他捧下女兒。自己一個人逃了。

麼。齊立得答道。他骨節硬了。氣力也完了。雖然還能說笑話。不能再靠要把勢混飯吃了。恐怕女兒知道了。難受。不如逃了。班特比說道。好嗎。這個人因為愛女兒愛得很利害。把女兒摔下來。自己跑了。這是太好了。少年。我告訴你罷。我並不是常常處我現在的地位。我曉得這種事。你聽了許詫異。我的母親是把我丟下就逃了。齊立得答。聽了並不詫異。班特比說道。我是在溝裏出世的。我母親是逃走的。我能替母親原諒嗎。我不能。我向來原諒過我母親嗎。我沒原諒過。我說他什麼呢。我說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壞人。卻除了我的外婆不算。我是不能誇張家世的。我也無什麼情感。我都是照實說。對於這個人。我也是這樣說。拿英文說他是個流氓。是個光棍。齊立得說道。他是個什麼。不是個什麼。用英文說也罷。用法文說也罷。據我看是沒得什麼分別。我是把實在情節告訴你的朋友。你若不願意聽。請你出去吸空氣。你的話已經說得很多了。你要說。在你的家裏說。你在這裏。既然無人請你開口。你就不必開口。你有家嗎。班特比把口袋裏的錢。弄得很響。笑說道。大約有罷。齊立得說道。既然有家。請你在自己家裏說罷。我們這間房子不結實。恐怕被你弄坍塌了。說完了。從頭至脚。把班特比看一遍。掉過頭來。對加拉說道。

(未完)

何 必 忍 受 痔 患 之 苦

紅色清導丸誠能立減疼痛也

只需微利潤腸使逐日大便通暢柔軟爽達有序可也紅色清導丸正具是功已曾救治無數之患痔疾痛苦者矣即如上海南門外南倉街一百廿七號裕泰茂線號沈鴻鈞先生來信云鄙人



前五六年患大便帶血之症服他方無效後閱報紙見上載紅色清導丸購一瓶服之四五晚即愈至今不發非常之好近年來常有便秘結之恙服清導丸一二晚大便暢快紅色清導丸非但專治大便秘結之症且治疾病頭痛肝火上升 胆汁不調 能使口氣芬

芳皮膚光澤一切瘡癬疔疹能可療治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清導丸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楹聯叢話

六册 一元二角

楹聯三話

二册 四角

楹聯四話

二册 四角

巧對續錄

二册 四角

此書亦為梁敬叔所編。向未梓行。綴聯既富。對偶亦奇妙不測。因章鉅中丞先有巧對錄之輯。故此名續錄。

福州梁中丞章鉅所著楹聯叢話及續話。久已風行海內。其價值無待贅言。本館特為重加校勘。照式精印。以餉讀者。其三話為中丞晚年所著。四話乃其哲嗣敬叔所著。豐贍雅潔。後先媲美。亟為印行。以公同好。

繇桐館集聯彙刻

一册 二角

是書為楊繇父先生遺著之一。內集石鼓文為聯得三百五十則。集南北史得六百六十餘則。無一不妙造自然。別開生面。為楹聯之大觀。本館精裝印行。以供文學家之珍賞。臨池家之參證。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章 簡 稿 投

載 轉 許 不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亦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四 若干亦請書明
 五 投寄之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
 六 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
 七 點詳細敘明
 八 稿末請註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九 時署何名聽投稿者自定
 十 投寄之稿在五字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
 十一 概不退還惟長篇在五字以上者如不登
 十二 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十三 (甲)現金酌致薄酬如下
 十四 (乙)書券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
 十五 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併聲明
 十六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
 十七 所有
 十八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
 十九 願他人增刪者請於寄稿時先聲明
 二十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
 譯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中華民國五年四月廿三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發行所 小說世界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及大書坊

表 目 價 告 廣

表 價 定

接洽 遠地面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普通	正	正	優	特	等	郵章 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新報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為限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冊	零售每冊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時 期 冊 數 書 價 連 郵 費	全 年 五 十 三 元	定 預	全	半	時	零
			文	文	圖	之	第								年	年	期	售
			後	前	畫	底	地								五	二	冊	冊
			面	位	面	十	十	數	內	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內	全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面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兜安氏止痛藥水

既向痛用兜安氏
止痛藥水搽擦患處痛
即外出此藥為效力之人
或作醫工者必需佳品也



人之一身痛最難當不論痛在何處及緣何而起必至全體不舒坐臥不定迨至痛止而後寧由是以觀止痛藥之不可不為之備以待不時之需用也此藥水止痛如神外搽諸般疼痛內服少許能止腹痛胃痛而於刀傷火燙跌打損傷尤有奇效茲將其主治各痛略列於后

主治

- 火傷
- 打傷
- 肌肉痛
- 風溼痛
- 刀傷
- 燙傷
- 牙齒痛
- 諸般痛

氏6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七角半每打洋七元半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腫痛消止

